



## 天涯诗海

## 盛夏旧时光

(组诗)

■ 尚庆海

## 祖母的蒲扇

祖母的蒲扇包边全部脱落了

蒲扇的扇叶也撕裂了好几道口子

祖母依然当成宝贝

夏天出门,右手斜举过头顶遮阳

阳光从蒲扇撕裂的口子处泄漏

落在祖母慈祥的脸上,一跳一跳的

过完夏天,祖母把那把蒲扇倒挂在里屋的墙上,看上去像一件古董

祖母用慈爱的目光抚摸着墙上的“古董”

说来年夏天,给它包个边

## 小麦换西瓜

父亲用小麦换西瓜

一斤小麦换两斤西瓜

母亲心疼小麦,觉得换西瓜吃亏

为了少吃点“亏”

母亲把西瓜皮剁碎喂猪

把吐出来的西瓜子洗净晾干

闲时嗑瓜子吃

这样下来,西瓜一点都没有浪费

我高兴地跳着,让父亲再去换几个西瓜

一斤小麦换两斤西瓜,真划算

母亲一巴掌拍在我的背上

嗔骂道,明年在小麦地套种几棵

省得再这样糟蹋小麦

## 压水井的夏天

从外面回来,压上一盆凉水洗脸

谁来串门,渴了

缸里的水不喝,也要跑到院子里现压井水

有时候饿了,母亲还没有做好饭

压两水舀井水灌下,能顶饥

那时,压水井压出来的水比冰镇啤酒喝着都过瘾

吱吱吱吱的压水井,在夏天感觉比春天的耕牛还要劳累

## 两分钱的冰棍

儿时,两分钱的冰棍

裹着小棉被满大街跑

有时候闹着要母亲给我买

母亲抱着,拖一会儿

冰棍跑没影了

后来,我变聪明了

听见卖冰棍的吆喝声

我先跑出去喊住

再折回去找着母亲到大街上

当赤条条的冰棍钻出包裹着的小棉被

被热得狠狠抖了一下

## 百家笔会

## 觅莲香清韵

□ 周伟



那些年,每到夏天,奶奶常常坐在大树下乘凉,我家老木屋檐前常是一塘莲香清韵,大地静美。奶奶有好几次淡淡地对着年幼的我说:莲的心事,莲自己懂得;奶奶的心思,你要懂得。

## 闲庭信步

## 交几个乡下朋友

□ 王太生

我想在以三十公里为半径,画一个大圆,交几个眉眼柔和的乡下朋友。

事实上,在离城十八里的地方,住着友人张老大;在离城二十五里的柳湾,有曾给我寄过萤火虫的王小二;在离城三十里的江边古镇,是一位与我往来已久的小镇诗人。

交几个乡下朋友,在春天到来的时候,可以扛花提酒,去原野上踏青。想到那桃花盛开,或是油菜花金黄的村庄,已是生机盎然,就好像看到友人站在村头等我,背后底色是绿油油的麦田。

城里住久了,去乡下野地会友,在那些村头、土路、庄稼地,拜访卢大爷、李大婶、孙胡子……相识的人,在荷塘畔乘凉,瓜棚豆架下,谈天说地,把酒话桑麻。

## 乡村韵味

## 老杨的坚守

□ 熊聆邑

老杨一生勤劳朴实,守着几亩薄田。村里人都说他是个人好,就是有些认死理,不懂得变通。老杨却总是笑笑,不以为意。他相信,人生就像种田,播种什么,就会收获什么。

这一年,城里来的商人说是推广一种新的农作物品种,收益比传统作物要高几倍。村里人都心动了,纷纷改种新品种。老杨却不为所动,依旧坚持种他的老品种。

“老杨,你咋就这么死脑筋呢?”村里人劝他,“试试新品种,说不定能赚大钱。”

老杨只是笑笑,摇摇头说:“听起来好,但未必适合咱们这儿。”

村里人听后,有的摇头叹息,有的暗自嘲笑老杨是“榆木脑袋”。

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。那一年,新品种因为不适应当地的气候,产量大跌,许多村民都亏了本。而老杨的传统作物,虽然收益不高,却稳稳当地获得了好收成。

看着村民们愁眉苦脸的样子,老杨心里也不好受。他主动帮村民们分析原因,总结经验。

“种田就像做人,不能贪图眼前的利益,要看得长远。”老杨语重心长地说,“我们这片土地,有它自己的脾气。只有了解它,尊重它,才能从它那里得到回报。”

秋天,搬个大南瓜当凳子,坐在上面,似乎自己也变成了一株植物,在泥土里生了根,伞状一样张开,丝丝缕缕,紧攥大地。

冬日,去古村看望一棵古树。返程时,坐在乡村小酒馆里,看雪落旷野,走神之间,不觉天地俱白。

那天,张老大的电话里对我说,村后的大河通长江,河里的胖头鱼鲢都是从江里游过来的——不管什么鱼,到长江洗过澡都长得块头硕大,喝江水长大的胖头鱼,味道相当不错。“春天你来,陪你到乡下小馆尝尝鲜,品刚出水的剁椒鱼头。”

张老大的祖先,是从苏州迁过来的。六百年前,祖先带着一家人,摇着船,从江对面而来,迷蒙大雾中,站在左右摇晃的船上,看到这一片高冈属地,便弃舟登岸,开荒种

1067年,周敦颐以永州通判摄邵阳事,在那一年多,操行清修,关心民生,兴办州学,潜心著述。据传,夏天他喜欢一个人在公务之余去城郊的莲荷村走走看看,他喜欢这里的青山绿水,喜欢这里勤劳善良的农人,更喜欢这田垄里漫天碧玉安静的莲荷,粼粼清波,朵朵红莲,重重菱荷,阵阵清香,袭上心头。

据宝庆(邵阳旧名)八景之一“莲池古香”记载:后来,周敦颐把莲荷村的莲荷移植过来,在府署东侧与资江之间辟爱莲池,占地约十余亩,莲池宽十余丈,中间有一石台,台上有六角亭,名君子亭,两侧有“之”字桥。池内遍植莲荷,每当盛夏之夜,莲花怒放,香气袭人,美不胜收。不久,便有了那篇字字珠玑、脍炙人口、千古传诵的《爱莲说》。

“爱莲花,斯人安在?微周子,吾谁与归?”回眸千年,思接当下,我频频点头称是。隔水相望,六岭春色,如诗如画;凭江远眺,秋月清明,入人心入梦。

漫步在资水、邵水交汇的河堤上,文化学者千山兄和我谈起周子(周敦颐)爱莲和君子文化。他说,当下社会更应该倡导莲之爱、君子之爱的文化新风,倡导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”的君子仁风。“吾道南来,原是濂溪一脉;大江东去,无非湘水余波”早已成了湖湘文化最豪迈的广告语,而爱莲池、君子亭、濂溪第、爱莲书院,无疑

植,从此定居下来。

在乡下朋友眼里,乡间景色随着二十四节气的变换、农作物的更替而不同。清明,一块块水岸边金黄色的油菜花反复涂抹……在这样背景下,雨水不期而至,一条船又一条船,像春水里的鸭子,游弋在水天间,划向岸边深处,油菜花与野豌豆杂陈,金黄与碧绿交织,风吹蚕豆花香;夏至,水岸充满生机,一场雨过后,水汽蒸发,一切都在生长;秋分,长南瓜、圆南瓜,躺在藤蔓中酣睡,呼呼噜噜,似有鼾声,虫鸣早已交织一片……霜降,隔河相望,庄稼早已收割,一场雪纷纷扬扬,从天而降,把这座漂浮在水上的千年古村落托得幽静纯美。

孟春三月,张老大约上朋友,携无人机等摄影器材,踏访水深处。取景器中,视野是那样开阔,一个偌大村庄,分成几块,温若碧玉,横卧在水面上,房舍四周皆春水……

黄花簇拥的村庄,每年春天的盛大花事,油菜花与水,演绎人与村舍,庄稼与田地的宁静、安逸。这样的场景,与杜甫《客至》相似:“舍南舍北皆春水,但见群鸥日日来。花

径不曾缘客扫,蓬门今始为君开。”只不过诗中的“群鸥日日来”,改为“群鸥日日来”,就更为贴切,接地气。翩翩,一种水鸟,乡人又称“水葫芦”。

而那位小镇诗人则在微信上相邀:错过了冬日的漫天大雪,来一趟春分时的小镇吧,“萋萋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春之首,我们一起去雕花楼上赏梅吟诗。雕花楼,是小镇老宅里的一座古楼,有三百年的历史,每有远朋光临时,诗人总要带他们到古楼上走走,看看不远处,缓缓流向天际的长江。

在以三十公里为半径的平原上,交几个布衣好友,一个人的交友面积就达到数十平方公里。这是一块友情面积,也是一个人的活动范围,更是一个交情与友谊的活动范围。

三十公里的半径,可以画一个隐隐约约的大圆,构成一个人的交往空间、个人地理。这个大圆,是这个人滚动的情感和跳跃的思绪。让人不禁这样想起,一个人,几十年,能交几个朋友;一个人,半辈子,他的日常活动范围,究竟有多大?

莲在水之田、在云之巅,独自思吟,千年守望,一生珍藏,此时此刻正盛开在大家的心田。

莲的心事,谁能懂?“陆上百花竞芬芳,碧水潭潭默默香”,这是一种境界;“不与桃李争春风,七月流火送清凉”,也是一种境界;“银塘珠露三更月,风静荷香远益清”,又是一种境界……可以这么说:在中国人中,几乎找不到不爱荷花的。

莲之爱,世谓多君子,其实老百姓也特别喜爱。不光是莲象征纯洁与高雅、清静和超然,还有荷在民间有着和美圆满家庭幸福的寓意。

那些年,每到夏天,奶奶常常坐在大树下乘凉,我家老木屋檐前常是一塘莲香清韵,大地静美。奶奶有好几次淡淡地对着年幼的我说:莲的心事,莲自己懂得;奶奶的心思,你要懂得。那时我还不明事,但看到奶奶的眼光坚定高远,仿佛越过荷塘越时空越过千山万水……后来,每次归乡,再也见不到奶奶了,也看不到那一塘的莲香清韵,我感觉若有所失,心神不定。多年后,我仿佛有所懂得:人生懂得,心安即是归处!

由高洁的莲,我想到低贱的草和草民。我曾仿濂溪先生《爱莲说》写过一篇《草莲说》:草色青青,春光皎皎,野草遍地。风刮风紧,花开花痛,草长草灭。人兴则草木兴,水长若日月长。心头上种草,草色入帘青。以莲自喻,清韵致远。生命如草,心境向莲。一流清润,草香淡雅人常在。

## 吉安河

(外三)

□ 曹晓华

吉安河,在海岛的版图上,找不到你的位置。

只知道,是中部屯昌县的一条小河。

穿越小城,村庄和田野,静静地流淌。

河水清澈。流走了多少岁月的记忆。

一代,又一代,勤劳纯朴、善良智慧的屯昌儿女,在小河两岸的土地上生生不息。吉祥平安,幸福的生活。

如今。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乡村振兴下,描绘出更加美好的新蓝图……

## 等风来

等风来,也等你。

温柔的风,从远方吹来。花开了,结果了。阳光明媚,大地上生机盎然。

五月。就下了一场大雨,夏天来了。

田野里,稻谷开始成熟。像层层金黄色的波浪。

山坡上,瓜果飘香。一片丰收的景象。

等风来,你不来。只有朝着你的方向,走去……

## 凤凰花开

夏天,急匆匆地来了。

在翡翠山城,在南圣河畔。

正是凤凰花开的季节。红彤彤的凤凰花,在阳光下舞动,写满一树的热情。

风,轻轻吹拂。那景象,蓝天、白云,阳光正好。

美丽的凤凰花啊,给这座小城市,增添了许多诗情和画意……

## 光阴故事

## 满树桑葚甜

□ 刘峰

“兔兔豆苗肥,鸟鸣桑葚熟”。夏天到了,如丝绸般柔滑的南风,将一树树桑葚成熟的消息四处传扬。诱人的浆果气息,吸引了人与鸟的目光,缀满了游子的乡愁。

成熟的桑葚,好比肉嘟嘟的毛毛虫潜伏在柔韧的桑枝,宛如炽烈的火炭挂满林梢,恰似娇羞失语的青春风铃,以粉墙、黛瓦、苍檐、绿窗为背景,俨如一幅民俗画,唯美而撩人。

“殷红莫问何因染,桑果铺成满地诗”,熟透的桑葚若不及时采摘,就会带着失恋般的遗憾悄悄坠落大地,沦为紫红色的幽梦。

浆果的甜香,俨如刚出缸的米酒化不开的芳醇,曾吸引一群少年的眷顾。那个夏天,村里的同伴狗蛋儿一溜烟,从家里抱来了芦席,如一片残云铺陈树下。在他的启发下,八斤从家里抱来了蚊帐,在树下悬挂起来;小英不停拍着手,驱赶迢迢而来赴宴的鸟雀;国庆、小武、长征是攀爬高手,“嗖嗖嗖——”,像猴子一样爬向桑巢。

“快摇,使劲摇……”我们几个在树下大喊,可国庆、小武、长征却在树上吃吃地笑,故意将小嘴咂得直响:“真甜啊,比人参果还好吃。”真羡慕人!就在我、狗蛋、八斤、小英垂涎三尺之际,只听见树上哗哗作响,三个家伙趁我们不注意,抱着桑枝狂摇起来,让树下的我们淋了一场果雨,浑身麻麻痒痒,衣上斑斑点点。

“快摇,使劲摇……”我们几个在树下大喊,可国庆、小武、长征却在树上吃吃地笑,故意将小嘴咂得直响:“真甜啊,比人参果还好吃。”真羡慕人!就在我、狗蛋、八斤、小英垂涎三尺之际,只听见树上哗哗作响,三个家伙趁我们不注意,抱着桑枝狂摇起来,让树下的我们淋了一场果雨,浑身麻麻痒痒,衣上斑斑点点。

径不曾缘客扫,蓬门今始为君开。”只不过诗中的“群鸥日日来”,改为“群鸥日日来”,就更为贴切,接地气。翩翩,一种水鸟,乡人又称“水葫芦”。

而那位小镇诗人则在微信上相邀:错过了冬日的漫天大雪,来一趟春分时的小镇吧,“萋萋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春之首,我们一起去雕花楼上赏梅吟诗。雕花楼,是小镇老宅里的一座古楼,有三百年的历史,每有远朋光临时,诗人总要带他们到古楼上走走,看看不远处,缓缓流向天际的长江。

在以三十公里为半径的平原上,交几个布衣好友,一个人的交友面积就达到数十平方公里。这是一块友情面积,也是一个人的活动范围,更是一个交情与友谊的活动范围。

三十公里的半径,可以画一个隐隐约约的大圆,构成一个人的交往空间、个人地理。这个大圆,是这个人滚动的情感和跳跃的思绪。让人不禁这样想起,一个人,几十年,能交几个朋友;一个人,半辈子,他的日常活动范围,究竟有多大?

今的我在异乡工作,只有憨厚的八斤,仍深深地挚爱故乡大地,躬耕在南亩,沉醉在稼穡。

如今再回乡,已不见当年采桑女,亦不见摘桑葚的少年郎,当年的尖叫声被录入树的年轮,笑语渗进大地。与寂寞的村庄形成强烈反差的是,鸟群在为一年的盛宴宴会而喧哗。那缀满枝丫的桑葚,不知有几颗会将归来的我幸福地击中,烙下季节的胎记!